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 landscape illustration. At the top, there are dark, jagged shapes representing mountains or hills. Below them, a row of tall, thin, vertical lines represents trees. A bridge-like structure is visible in the middle ground, and the foreground is a flat, light-colored area.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but with a more graphic, blocky aesthetic.

紅橋集

曹雪松着

上海
商務印書館
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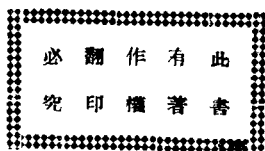


上海書店
冊數 1
售價 0.30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再版

— 紅 橋 集 —

全書一冊 實價二角五分



編著者 曹 雱 松

出版者 上海 南星書店

印刷者 上海 南星書店

發行者 上海 南星書店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特約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西公和里萬衆書局

(總經售處) 上海四馬路 新文化書社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自序

提到紅橋，我心上總覺到有點跳躍！這不知算是喜悅，抑或算是惆悵？

我想到紅橋週遭如畫的風景，想到我故鄉裏居然能有這樣一座光榮的紅橋，我誠然是感到滿心的歡傲；但當我另想到，生長在紅橋邊的那個小小的女郎，想到我和她一段不幸的過往，却不免有些兒感傷！

.....

茵，你總該記得吧！當我們熱愛的時光，不論在寂寂的清晨

自序

，不論在淡淡的黃昏，我倆常常攜手徘徊在紅橋之上，看溪面上的漁夫放釣收網，看漁舟張着雪樣的白帆遠揚；溪風拍着浪濤的音韻，比來自天上的仙樂還要動聽，一陣陣是淒咽，一陣陣又是激昂！我們忘懷一切了，在這美化神化的境地中。

.....

有一天，那是在新雨後的一天，一灣綠水，數行青柳，襯飾現紅橋竟像夢裏的仙景般美麗，我忽心有所動，於是曾做下了這樣一首詩：

暮靄的煙流淹沒了天空，

樹頭飄散着黃昏的朦朧，

雖晚鴉帶來絲絲的細雨斜風，
但我們依舊高傲地小立在紅橋的腰中！

湖心的漁舟滿載着雨意風色歸來，
幽玄的漁笛裏飛揚出無限的妖魅：

這妖魅隨着纖纖的雨飄風吹，

在槳聲燈影裏歌吟出她們心底的悲哀！

霎時間，風收雨斂，

一灣殘虹在天梢隱現；

紅橋集

向 序

這！山山水水盡光灑，
黃昏的詩心更瀾溢在紅橋的週邊。

橋下的綠波是這樣的灑激柔媚，
波心的雙影是這樣的清纖可愛；
且請抬起你的頭來觀賞呀，妹！
觀賞這上天下地的雨後的鮮美！

孤雁飛來棲息在紅橋的欄梢，
不怕我們語聲的喁喁和衣裙的飛飄——

爲了牠想用嘴尖啄取這水底的紅橋，
爲了牠想捕捉我倆波心裏的雙影窈窕。

晚風渡來漁舟上的蟹味葱香，

使我們悠然艷羨到漁家晚酌的歡暢。

妹，願你做個出沒蘆葦間的漁家姑娘，

我要呀，要做個清閑的湖上漁郎！

——紅橋曲——

可是，而今呢？紅橋依然，西溪如舊，曾經一再伴我同遊的
詩中的女主人公却離我而去了，而且去得那樣遠，那樣遠了！我

自序

雖依舊在念念不忘於她，我誰依舊在空空地期待着她的歸來！

啊啊，紅橋旁的楊柳枯了有時青，紅橋下的菱花謝了有時開；但我的女郎呀，你却一去不復回！

.....

雖然想到這個與紅橋有關的女郎，確使我感到不少的惆悵，但紅橋的本身仍是可愛的，它是這樣的輕盈，這樣的美麗！

值得我來讚賞，值得一般人的喜悅！

看呀：「紅橋上有雲霞般的夢，有夢般的雲霞！」……

聽呀：「紅橋下有音樂般的詩，有詩般的音樂！」……

啊，假如這本簿簿的小集子有永存的生命，那末，紅橋！

紅橋集

自
序

讓你光榮的名字伸着我的小集子一道兒生存下去吧！

一九，一，一六，於法界長江公寓。

目 錄

紅橋	一
歌女	一九
送你踏上征途後	二九
圍巾	四三
別上海	五一
漁樵佳話	六七
冥鴻	七五
窮苦與孤獨苦	一〇九

目 錄

戰	……	一四三
飄零淚	……	一一九
我的花朵	……	一一五

紅橋

如今我是歸來了，身子帶着遍體的鱗傷，魂靈深處鑲嵌着無限的悲愴！

兩年多的賣文生涯，嘗盡了飄零的苦痛；一滴滴心血的耗費，只換得到一些貧與病的報酬！不過，有時我自己也太浪費了，每逢脫稿了一部書，一二百元的稿費一拿到手，不思量去買米贖當，衣裳寧可讓它在我們的寶庫裏（即當店）給蛀虫腐蝕，只管忙着開旅館，坐汽車，上影院，進舞場……不上半個月，我這用腦汁絞換來的錢鈔，統統由我的口袋裏溜跑到別人家的口袋裏

去了！

紅
橋

浪費後的時日，身心只感到困頓，疲倦！

但我却一些也不怨恨，對於賜給這樣羅曼史與我的上海。啊，我所依戀不捨的上海，你是我的愛者，你是我的慈母！兩年來我如嬰孩般匍伏在你的胸前，聽過了你多少次心琴的彈奏，在你和諧的琴聲裏，作過了多少次錦密的綺夢，雖然醒來只是空空，只是空空！

因為我熱愛上海的緣故，所以把上海以外的一切統統忘去了，我忘去了愛我的年老的母親，我忘去了家宅前秀麗的紫雲山，我忘去了在紫雲山麓蓮花溪邊我的父親，我的哥哥，我的妹妹的

這些白屋隱隱的墓房！

但我雖忘去了這一切，對於我故鄉縣城外的一座小小的紅橋，有時却常常憶念到它！是的，紅橋的情影，却時常縈繞在我的夢魂裏！

我該多麼歡暢，啊，我所愛戀的紅橋，如今我竟又飄然地歸渡到你身邊來了！

別後重逢，自有一種歡慰的情緒！尤其我和你！紅橋，今日我們的歡會，彷彿像經過大難後的相見！啊，我別後重逢的紅橋，且讓我緩步上你的橋背，用雙手愛撫着你紅欄低亞，輕輕地細

問你一聲：『別來無恙否？』

記得上次和你分手時，我還黯然飄洒了幾滴別淚！我想，此別非至深秋不得再見；而且我當時還決定的，等待葉落階前黃花開時，方能回到你橋畔，痛醉一杯菊釀。那時南山的雁來茵正已上市，西溪裏的螃蟹已肥，飲着美酒香醪，嘗着佳肴鮮味，想像斯時的歡樂呀，真恐靈魂兒要飛上九霄！

如今，啊，還未到深秋，我却先行歸來了！不過，紅橋，我此次的歸來，對你却抱着無限的慚愧！我告訴你呀，我並不是爲專誠拜訪你而來，却爲的是踐一個朋友之約而來和他相會。但從此，紅橋，却使我和你多一次意外相見的機緣；我們應得同聲感

謝，感謝那個友人來造成我們這次相見的機緣！

目莫問是不是爲專誠拜訪你而來，但我此刻却已站在你的身邊了！我眼看着橋身上下的雲影波光，傾聽着溪邊蘆葦叢中的漁笛悠揚，我潛藏在心底的愛的熱力，恨不得頃刻化成無數朵晶瑩無比的雪花，覆蓋上你橋頭橋梢，舖滿上你橋板橋欄，表示我愛你的一片真誠，表示我對你的心地潔白。好使人家看了，以爲你是天河裏的一座玉橋。

我到過今昔聞名的勝地，我遊過歷史上曾有光榮的記載的名山大川；但，我所愛戀的紅橋，却從沒有見到過像你橋身週遭如

此清絕如此幽絕的美麗的風景。

啊，看呀：兩岸綠楊森森，道上舖滿綠蔭碎影，遊人漫步其間，柳色不特染綠了衣裙，且還染綠了每個遊客內藏的心靈。

這裡才真配稱爲『柳絲如垂』呢，柳葉如新放的蘭瓣般細長，柳條下垂，柔軟得像綠城的藤枝一樣。偶有一二陣溪風飄來，柳條環舞，柳葉輕拂，像當年的貴妃沐浴在華清池裏所披散開來的滿頭秀髮！

岸上的綠楊是這樣的悅目動人，倒映在水波裏的可更美麗萬分！水色是嫩綠而澄清，柳色輕漾在素波裏，襯出有無限嬌媚的柔情！微風過時，岸上的柳絲，柔醉地想吻着水底的綠蔭碎影；

可是，綠蔭碎影，却像一個剛飲初戀的美酒的年青處女，又熱情又怕羞地做出扭扭妮妮的態度，心底雖極願在愛的柔情裏陶醉着，但終於躲躲掩掩地不敢接受愛者的深吻！

河畔生滿綠萍淺藻，紅蓼花已瘦，告訴我們不久秋天將要來到！河面牽滿菱盤，玉色的菱花正在怒放，氣息芬芳，遠勝滿池的荷香！

橋東城牆高危，像一個古代的英雄持劍兀立，防禦這紅橋恐要被敵人來襲擊！城頭上堆積多年前的塵灰，在塵灰裏透出不少色暗香稀的小花小草。城磚的罅隙裏，嵌滿了青青的苔茵；磚面上更爬滿紫色的牽牛花，攀滿年歲久遠的古藤無數，和不知名的爬

紅橋

壁草千萬株！

橋西是長堤一條，蜿蜒曲折，像天上的玉龍在遊動。堤上築有紀念前人的梅亭，臨溪更築有可以吟咏可以長嘯的雪堂。堂後是修竹千竿，林木蒼蒼；蒲塘荷池，滿處皆是！堤西就是一片茫茫的大溪！站上橋背，看風帆長征，漁舟遠馳，狂風打着急浪，噴發出瑩白的玉珠萬顆；多優美，又多豪壯！最是黃昏時分，遠山的殘陽，照映着溪面的波光，是金黃？是玫紅？是深紫？是墨綠？究竟是那一種顏色？誰也不能辨識！逢到天色陰晴晦雨，霞光波色，更是變幻莫測！就是你來看一百回的落日，看一百回的波光，也決不會有一回同模同樣！

溪中雖少如織的畫舫遊艇，雖少如簧的笙歌絃音；但從臨溪的埠頭傳來一陣陣少女的淘米聲，擣衣聲，那麼和諧，那麼超凡而清絕！如古廟裏的老僧在禮佛參禪時的鈴響聲鳴。橋脚草底，透露出一二陣蛙聲，更像是深山裏空靈的梵音！

啊，紅橋，你的美，真是數不盡說不完的美！我愛煞你了，紅橋，你可知之否？

此後呀，啊，我所愛戀的紅橋，我要和你約定：除我以外，不許任何人踏上你橋背一步！我纖纖的足影，還怕踏傷了你嫩白的肌膚，那堪經庸人俗客留下粗暴的足跡深深？

從此，紅橋，你是我的了；我呢，我也願把我的全生全心全靈全智交獻給你！啊，紅橋，你請惠賜我優異的靈思，你請啓發我將鏤的詩才！我美麗而多情的紅橋，我認定，你是我詩歌的搖籃，你是我一切藝術的產生地！啊，紅橋，你是我的呀，你永遠是我的！

但是，這僅僅只是痴想！我既不是這里的地主，我又不是當代的偉人！假使我是地主，我得有權在橋頭高豎石碑一塊，在碑上可深深鐫下『禁止行人過往』的字樣；假使我是什麼偉人，我得藉優越的勢威，強佔此橋歸我所有！

啊，紅橋，我不知你橋價多少？設若黃金可買，我願傾家蕩

產，買你歸我所有！但，說也可憐！我有什麼家可傾？我有什麼產可蕩呢？我只是一個窮困的詩人，一個流落的歌者，沒有家庭，也沒有一些些的財產，我有什麼黃金來把你收買？

啊，你若定須要黃金才能出賣，那我此生是絕望了！你要歸我所有，除非可用「深情」代替黃金來買你。

我雖則窮困，雖則腰邊沒有黃金；但我有的是深情，有的是滿懷滿心的深情！

要是這個世界變了。深情果可代替黃金交易，那末，我將成爲天下第一個最富的人！因爲我相信，生來就是浪漫而多情，我

對凡事凡物，無不一往情深！無處不用我的一腔真情！我爲人爲己，時而歡歌，時而號哭！那怕是踏傷一隻螳臂，那怕是碰倒一棵小草，都會使我的眼淚下掉！

我將用深情來買你了，紅橋，請讓我將用利刃劃破我的胸膛，拿出我這顆濕漉漉的心來掛在你橋欄之上，作爲我第一次真誠地獻敬給你的小小的禮物！

要是紅橋的顏色紅得太淡了，我破胸取心時所流湧出來的鮮血，不願耗費一滴！我要把所有的一朵朵一絲絲的血花，盡行塗飾在你橋身之上，使紅橋的紅，成爲天下最奇美最鮮艷的紅！破曉的朝霞，含露的榴花，都要自愧不如地屈首在你這紅麗的橋下！

請你珍重着我獻贈你的這一顆心，我的心可真是無價之寶呢！啊，我的心能幻成天上的月亮，當雲樹蒼茫，溪山如夢，波光水色，只顯一片朦朧。我便扯開輕薄的雲紗，透露出我晶瑩的光輝。照着葱鬱的林木，照着澄碧的溪流，更照着你呀，紅橋，將盡我光之愛力照澈你橋身週遭！使你光明，使你在黑夜裏永恆伴着我光明！啊，我的心也能變着溪中的波流，我流過浩渺的溪面，流過荒蕪的山原！我涓涓地流，我冷冷地流，直流到海洋盡處的一個明媚的綠洲。那里呀，春天常在，百花永開，青年男女，雙雙地徘徊在嫩綠的芳草地上。每個少女柔聲地唱着歡蜜的戀歌，枝頭的靈鳥也囀着銀嗓來相和。每個少年更採擷遍洲的鮮花

嫩草，編製花環獻與他的愛人，以博她的歡心。偶然逢到愛人要撒嬌的時候，故意將他贈她的花環投入洲邊的水流中，隨後佯們也就雙雙地笑了。我，啊，我剛流到河畔，便有一個美麗的花環投在我的身邊。我流波碰近着花朵，幸福的花香流入我的懷中；於是，我抱着滿懷的花香，仍流回到我出發的源地。去時，一路上孤淒清冷；歸來呀，像衣錦還鄉的戰士，欣欣地唱着悲壯的凱歌，更歡躍地抱吻着你呀，紅橋，把你的橋柱抱吻得緊緊！并且，傾出我懷中所有的花香來獻與你。這幸福的花香，彷彿唐僧跋涉千山萬水從天竺取歸珍異的佛經一樣！請你收受着呀，紅橋，這是我出征遠方帶歸你希世的贈品！你請伸出雙手來接受我這

花香吧，我的紅橋！

雖然我的心是這樣的珍奇，但在這茫茫的濁世，佳禾只當莠草，良璞也變成青石了！世人的眼睛，只看見黃金，却有誰來認識我心之貴珍？啊，紅橋，我用深情來買你的話，終於也只成了我的夢想！

然而，究竟如何呢？我是這樣的愛上你，却又不願從此捨棄你！

啊，還是這樣吧！我化裝一個道學深遠的貧僧，背上負起一個小小的泥神，一手拈着清香，一手敲着木魚，向這里苦化草地

一方。倘蒙地主的恩賞，大發慈心地允許我的求化，那末，我將自己伐木，自己築牆，自己蓋草，搭一個小小的茅舍在你橋身之旁。終我一生將偃息其間，永夜永年的陪伴着你！紅橋，我寧可消毀我的壯志，埋滅我的雄心，拋棄我一生的事業；但却捨不下你！我向你設誓：此生在世，不願和你有一刻的相離！

要是在這里苦化幾月，却沒有一個人來理會，那末，我且等到明春，趁好花怒放，百草鬥艷，我用新的生命之力，仍將日夜加緊地拈香拜佛。虔誠幽肅的木魚聲，將敲醒了睡熟的山仙水神，震驚動天上的神明。我從春敲到夏，讓春花夏荷在我木魚聲

中飄落；我復從秋敲到冬，看木樨香消，芙蓉花凋。直至嚴冬的白雪紛飄，仍把我的木魚呀，聲聲頻敲！夜來的朔風加緊，吹在身上，如刀割一樣。雪花也加濃了，飄滿了我髮際頸間，掩沒了我長跪着的雙膝！暴厲的夜寒，漸漸凍僵我敲木魚的手兒。木魚聲稀了，還聽見一聲兩聲，隨後便也就寂然無聞了！於是，我就在這夜雪的疆凍裏告終了我的生命！

啊，多幸福！紅橋，我能死在你的身邊！

這是我的幸運，我短短的一生，竟能告終在我所愛戀的橋畔！那怕這裏的地主怎樣狠心，次朝看見我凍僵在雪地裏的屍身，定會憐憫我的一片痴誠，把我的遺骸在這橋邊埋殮！啊，紅橋！

紅橋！生前我雖無權無勢，不能把你歸我所有；但死後，啊，死後呀，我的幽靈却可澈朝澈夜地和你永恆爲伴，直至千年萬年！

中華民國十七年夏末作於宜興西溪潘氏花園內。

歌女

那是一條冷落的街頭，靜寂地躺在初秋的天空下。新雨後的天空，愈覺清涼；雲沒有，月也沒有，只有幾粒秋星，像經過青春時期的少婦，伸首窗外，盼她遠征的人兒歸來。星的憔悴，在它失了戀與熱的光波裏，明顯地透露給星球下的我們。「秋來了」！我們在星的憔悴裏，常能發這樣微傷的感嘆。

秋，像是花卉的離仇，秋一到，草木的綠葉次第枯黃，枝頭的鮮花次第凋傷。可是，在這百草枯黃，萬花凋傷的時節，我窗前的美人蕉，却迎着秋風冒着秋寒而豔豔地盛開了。尤其是經過

歌女

歌
女

今晚的新雨，煊黃的花越發顯得如赤金了，翠綠的葉越發顯得清潤了。就在這煊黃兼青潤的可愛的花前，我獨個兒寂寂地坐着。要是站起身來，我的視力可超過短短的圍牆，可以看見冷落的街頭，可以看見街頭上來往的行人。

飄零異鄉，孤獨無親的我，老是喜歡一人如參禪似的靜坐在窗前沉思；尤其是在初秋的天空下，老是喜歡一人靜坐在天井中深思。我憶起我一生的不幸，我立刻會聯想到天下一切不幸的人來！我一想到天下一切不幸的人來，我便會抱着無涯的夢意輕柔地撫慰他們。彷彿他們都在我身旁痛苦地輾轉，痛苦地呻吟。朋友，假使你們不信我一人會對天下一切不幸者所表這樣灼熱的同

情，那末，有我當時深思時滿含淚意的眼波爲證。

忽然街頭一縷琴絃聲，由冷靜的空氣裏飄渡到我的耳邊，近了，琴絃聲漸扯漸近了。我探出頭兒向外望去，見遠遠的街頭隱映着兩個人影。漸漸看出一個男的，一個是女的。啊，我立刻明白了，這一定是一對夜游的歌者；男的是胡師，女的就是歌女。近了，更近了，不知怎樣，當他們將經過我的門前時，琴絃聲像特別含有淒冷的哀意，這哀意彷彿走盡街頭從沒有人賞識，此刻特別像要來拜訪我這個知音的同情者。我終於站起身來開門出去喊着他們來了。那胡師是近三十歲的一個很粗陋的人，歌者却是一個正在青春期的少女，秀麗的華髮如綠雲般堆在她的頭上，面

容是清瘦的，櫻唇却是鮮紅的，或者是每晚必唱，多運用了這部分肌肉的緣故吧？啊，這鮮紅的櫻唇，綴飾在清瘦的面容上，尤其能顯現出我們的這位歌者所特有的美點來。但是，啊啊，我不願說，我不忍說。我們的歌者是……啊啊，我那能不說呀；我們的歌者却是早盲了一目。哭吧，朋友，你們聽了這個不願聽的消息，該爲我們的這位不幸的歌者表無限的傷心表無限的同情吧！啊，不幸的歌者，假使你兩目朗然，這雙鮮動靈敏的眼波，一橫視，一斜睨，正不知要引動多少青年在你裙下拜倒？正不知要引動多少狂徒雙手捧着你的足尖深吻？并且，你呀，我們的，不幸的歌者，在黃昏過後的此刻你正不知在那一個有福郎君的懷抱裏

密甜地委情作樂，密甜地委情尋歡？再那里會，再那里會有你此刻感到這樣無伴無愛的孤零的伶傷？再那里會此刻你還要到這冷落的道街頭上來沿門賣唱？

我不喜歡聽引吭高歌的京戲，我願聽溫文爾雅民間小調，我終於點了一曲『孟姜女尋夫』。胡師開始扯琴了，在琴聲冷冷中，我們的歌者，按着節奏，哀聲地唱了；彷彿天上洒下的絲絲雪花，頓時變成萬千珠玉，紛紛向湖面江心飄落！

『三月裏來是清明，

桃紅柳綠正當景，

人家墳上飄白錢，

歌 女

歌 女

喜良墳上冷清清，

他唱到這裏，哀聲中抱着不少的淚意發戰，我聽清了這歌詞，我聽清了這哀聲，在我的眼前，彷彿見到郊野裏數堆連綿的荒塚。時正清明，微風細細，毛雨霏霏，有的墓頭白錢正在臨風飄揚，有的在墓碑畔哭倒着痛不欲生的少女，有的新塚前六十多歲的老父正在揮着枯淚哭他新喪的獨生子；此外，更有曝骨城外，無人收殮的尸身……啊，不忍看，不忍想。

『九月裏來是重陽，

重陽美酒菊花香，

滿滿斟杯奴不喝，

無夫飲酒不成雙！」

她唱到這里，她的哀聲，越顫抖得厲害，琴音也像是分外的幽悽。這哀哀的歌聲，這悽悽的琴音，像要把我們這位歌者秘藏在她的深心中萬千孤獨的悲感，一齊密織入這歌聲琴音裏完全吐露了出來。啊，我滾熱的同情的眼淚，終於跟着這哀悽的歌聲琴音而掉下了！

啊，你呀，吾們的歌者！你經過了幾箇春秋？你渡過了多少良辰佳節？你也想念到否？想着在這些美好的時候，有個多情郎君伴着你在錦綺的樓頭，溫依蜜偎地共酌着芳醇的青春之酒，笑語橫生地共賞着天上的星月悠悠。啊，你呀，你呀，吾們的歌者

歌
女

歌
女

，你空白地渡過了的青春，你空白地渡過了的良辰美景，曾否滿掛過酒兒在花前獨飲？曾否在月下把你生命的哀歌低吟。你無伴無愛，你無夫無慰，想到人家仙眷對對，正在茜紗窗下水晶簾前把盞對酌，再回轉頭來看一看你自己冷清清淒零零的孤影踟躕。啊，就使你是鐵樣的心腸呀，也不免要心酸而淚落！

她哀聲地含着哭音唱完了十一月，我再不忍聽下去了。

我由古人不幸的命運裏，使我更深一層認識了我們這位不幸的歌者！我終于因為滿懷的哀傷過度，曲未終時，我便請她停止再唱。胡師和歌女，彷彿也洞悉了我的心事，果然劃然一聲而就此停住了。我站起身來，送着她出去，我淒然地望着她漸去漸遠

歌

女

的背影。

啊，我們的歌者，
終于帶着這永遠未終的曲調離我而去了！

原书空白页

送你踏上征途後

這憂愁訴與誰？

相思只自知，

老天不管人憔悴！

泪添九曲黃河溢，

恨壓三峯華嶽低。

到晚來，悶把西樓倚，

見那些夕陽古道，

衰柳長堤！

送你踏上征途後

送你踏上征途後

——西廂哭宴——

自從送你踏上征途後，我不知把這首別離的哀詞低吟了千百遍？

天下最奇異的事，莫如人事的變幻！一月多的歡聚，誰料忽然會于今朝分別呢？

昨天我們還歡蜜蜜地相敘一起，此刻你却冷寂寂地在征途中；我呢，也孤淒淒地遺留在銀波浪浪的西溪邊。

記得嗎？妹妹，我至好至愛的人！昨晚你在暮色蒼茫中，急急地走到我江邊的茅屋裏來作最後一次的訪問，在屋中留停未及一瞬，我們卽至淡竹林中並肩坐着談心，談到過去的錦情綺愛，

談到此刻將別時兩人所懷的淒冷的心情，更談到別後的相思苦……談着，談着，天色不早了，你怕媽媽盼望，說定要回家！我也不敢強留你，只得淒然地送着你歸去，不料送到紅橋邊，兩人無意間，竟又折回至江畔。轉不管媽媽的盼望如何，只顧在沙灘上手挽手地漫步走着，溪水拍岸的聲調，激起皇后般美的歌韻，捲起雪花般細嫩的泡沫！將逝的落日，掙扎着殘光，回顧不忍遠離的溪波，煊映成深紫的色調，表現出無限惜別的情意。彷彿這幅縹渺的景色，預先已知道我們這一對情侶明晨就要分別的樣子！啊，妹妹，這真是一幅暗示我們別離的圖畫！

「這晚景是多麼清和而美麗！我們要留心些欣賞！在這最後

送你踏上征途後

送你踏上征途後

一次的同遊江邊。』我停下步來，遙指着西方蒼茫的雲溪，感嘆似的這樣對你說。

『是』！你輕聲這樣簡捷地答應我。

我們仍沈默着向前走去，腳踏着被溪流沖光的石片瓦礫，發出支支力力的聲響，應和着有節奏的雙雙的步伐！走到沙灘的盡頭，有一片蘆葦叢生着，我們就在這地方，擁抱着而深深的親吻了！我抱着你不忍鬆，我吻着你不肯放！久久，久久！

『啊，今晚的吻，甜蜜裏好像帶有一些淚味』！你忽冷然地這樣說了一句！

我淒然地望望你！

「太晚了，實在不得不回去了！」你復這樣對我說。

「好，就這樣……」

「晚上你可再到我家來！」

「是！」

從此我們在溪邊分手了！以後不再會同着溪邊的落日，魚舟，波光……在這一年裏。

吃過晚飯，我急急跑到你家裏，見許多姊妹們都在爲你趕縫新衣，行裝零亂，各處親友送別的禮物堆滿床上，老母在爲你整理被褥等等。啊，這一幅離家前的景像，我看了，在心底深隱處是感到多樣的難堪和淒涼！

送你踏上征途後

送你踏上征途後

明月真不做美，在我們歡敘的時間裏，從沒有看到過一回完美的月亮；偏偏在我們這離別的前晚，月亮反倒是這樣的團圓，這樣的晶明！

銀波樣的月光，射滿在你小小的一間房內，引誘得我們寄姊妹們一個個走到廣大的天井裏去。地磚浴在銀光中，淨白得像用涼水潑洗過似的！一時興家，你竟吹起短笛，我們和着歌韻；但不知如何，笛聲歌韻，如此中竟流露出無限的淒愴之情調！

兩個寄姊妹相約着儘情陪你一夜，大家不睡，我呢，自然也極願和你們坐而待旦；但終因礙於寄母在旁，似乎我沒有這個權利！

夜已深殘了，人聲雜沓的街面，已淒寂如死，萬彙好像正在絕滅！我不得不忍心地別你而回到我的寓所裏去！雖則一人是冷寂寂地。

木然地痴坐在床上，手托着腮兒呆呆地在想！

今朝呀，只有今朝，

我還這麼窈窕；

明朝呀，明朝，

萬事都將休了！

只這一瞬間，

你還在我的身邊！

送你踏上征途後

送你踏上征途後

死時光，啊，死時光，

我只合在荒塚獨葬！

偶然憶起『茵夢湖』中這一首詩來，不禁心痛如焚！

窗外，風吹葉落，溪水像泣珠的鮫人在淒咽；遠林嗷啾，似乎墓頭的羣鬼在夜哭！

遠遠地聽見時辰鐘已在敲報三下，方倒身思睡，僅只輾轉地翻身幾次，看見天色已在漸明了！

漱洗後，在涼台上坐了一大息，於是使用一點早餐。看看時候還早，又坐在涼台上呆想了許多時光，隨後便往輪埠來送你！啊，我不料送你的人竟會這樣的多，這個輪埠上竟站滿了來送你

遠行的親友了！

妹妹是一個富於感情的人，淳如亦然！我看你們兩人談得淚流滿襟時的情態。我心上真是難過到極點！但我始終忍着眼淚，極力壓制住不使它滴落下來！當你跨上輪舟，當輪舟將離開埠頭，你佇立在艙板上時，我一句話也說不出，我只得以苦笑代哭！

我想到你在船艙裏暑氣的悶人，我想到你在征途中寂寞的旅心無處安排，妹妹，我真想跳上船去，拉着你回來！要是沒有寄母在旁的說法。

妹妹，你離開了我們以後的情況怎樣？在輪艙裏流淚嗎？到了校裏哭過嗎？妹，我不願你哭！工作是這樣的勞苦，人地是這

送你踏上征途後

送你踏上征途後

樣的生疏，已是夠使初嘗客窗生涯的你難受了；要是再加上悲哀的哭泣，豈不要更糟壞了身子嗎？妹妹，我的人，你要極力保重着你的身心！爲了我，爲了母親。

固然，妹妹初到異鄉，舉目無親，這樣淒寂的生活，不免要生傷感重重；但我至愛，至珍愛的人，萬事你總要想開些，一切都要達觀些。我知妹妹的個性是十分倔強的，但旅外在異地，不比往時在家裏；凡事總不可過於任性！對學生，對同事，都當以謙恭爲是！

妹妹，你也願知道我送你輪舟遠去直至不見後的情態嗎？啊，我最好最愛的人，當我望着載有我心愛的寶寶在上的輪舟漸去

漸遠，漸遠。我的身軀雖還站在埠頭上，但我的心，我的靈魂，早隨着帶有蓮池荷香的新涼的秋風飄送到你的身邊。你感覺着否？我的心和我的靈魂，是一路伴着你的人同去的！一路上它沒有一刻離開你，它無時不侍立在你的裙邊，關心你的旅況，關心你的寒暖，關心你的衣食。

啊，我最愛的妹妹，你知道我們怎樣淒涼嗎，當我們送你去後返家時？親友都星散了，寄母與五姨在途中折回舅家去了。吳宅的只剩大姊三姊和我三個人！歸途中，我們默爾無言；回家後，三人依舊默爾無言！好像經秋的寒蟬，哀嘶的聲調也已唱喊不出，只等待冬的冷墓來做它最後的歸宿地！

送你踏上征途後

送你踏上征途後

我一人偷偷地走進你這間小房，啊，房中空空，密佈着淒傷的氣息！往日，啊，妹妹，甜美的往日呀，我們曾在这里細談過，曾在這裡歌吟過，曾在這裡親吻，擁抱過！但如今呢，啊，如今呀，只見到一些殘粉廢紙；在床頭枕畔，僅還只隱隱聞到一些清淡的餘香！人去了，這些剩殘的東西還餘留着，使人看了，誰不要生『人去樓空』之慨呢！啊，茵，我的我的妹妹，當我發現在你床底下的一雙破舊的網球鞋時，不禁淒然欲泣！我見這雙鞋子是你往日常穿的，它會經過你纖嫩的玉手每天穿上脫下。不過如今呢，主人是走了，它橫倒在地板上，像也表現出不勝其悲哀的慨嘆。妹妹，我的人，我把這雙鞋子鄭重地拿在手裏，我想偷

帶到我的寓所裏；但又怕被寄姊們見到，尙給她們見到後，她們一定要引以爲笑談的！

也是在暮色蒼茫的傍晚，我一人復走到昨日曾經我們雙雙足影踐踏過的江邊沙灘上來了。我想找尋我們昨天踏下的足跡看看，但踏過的足跡都被溪風吹平了，一點痕印，也無留存。只見斜陽光中的溪面推湧着連天的波浪，浪頭來頻頻打擊溪灘，比昨日更爲勇猛！所激蕩出的聲響，已不是柔美的詩調，簡直像是在衝鋒激戰時悲壯的軍號！落日的光輝，也沒有昨日鮮明；天空也顯得低多，沒有昨天樣的晴朗！大約是因爲風狂雲濃，遮蔽着高爽的天空，以致日色模糊，波光黯沈！不料我們的故鄉少缺了一個

送你踏上征途後

送你踏上征途後

你，連光榮的西溪也減色了！現在它給我的印象，只有悲哀與悽愴！啊，我的好人，昨日斯時，我們還同遊溪邊，同賞落霞，並且還長抱堤上，深吻蘆間！只是，啊啊，我的美麗而賢淑的愛者，此時只有我一人，伴着我一個斜長的瘦影，清冷冷，孤淒淒，低頭在默想，仰首在長嘆！

圍巾

它是鮮紅的，鮮紅的，密密的千針，密密的萬針，都是血凝成的，都是赤鮮鮮的血凝成的。它是那樣的鮮艷，它是那樣的美麗，啊，它是一條鮮紅的圍巾。

半年來，這條鮮紅的圍巾，日夜安眠在我的床上，白天裏，它偃息在孤冷的枕畔，映着四圍素白的紗帳，是那樣的鮮艷，是那樣的美麗，夜間呢，啊，夜間却和孤冷的我，緊緊相伴，它踏進我孤冷的深思裏微笑，它踏進我孤冷的回憶裏低吟，它更踏進我孤冷的夢魂裏甜偎密吻。

它曾經光榮地披上過少女的香肩，它曾經光榮地圍上過少女的粉頸。那個少女，啊，那個少女呀，也會因了它綴飾上伊的肩上頸間，襯託出伊的嬌媚無限。啊，伊這無限的嬌媚呀。曾逗引過多少青年的眼忙心亂。更有一個失望重重心如古井的少年。因了伊的嬌媚使他心底的枯波重起着淺綠的漪漣，更使他遠離人世烟火的靈魂從遙遙的冰國裏奔回到這個溫暖的人間。這個少年身材是瘦瘦的，面容是淡淡的，髮兒更是蓬蓬的！啊，這髮兒蓬蓬面容淡淡身材瘦瘦的少年是誰呀？他究竟是誰呀？啊啊，他却正是此刻無夜不和這條圍巾為伴的孤冷的主人。

啊啊，鮮紅的圍巾呀，你也應該記得伊人把你從香肩上拿下

來戰慄着交給我時的情景，啊啊，鮮紅的圍巾呀，你更應該記得我和你初次在夜裏的幽會和初次你披上我的身子以及我和你初次緊緊的擁抱緊緊的親吻。

那是春寒料峭的一夜，我蓋著一條薄薄的錦被睡去，待到半夜過後偶然醒來，我微啓朦朧的睡眼，在月色的銀輝裏看見一條鮮紅的圍巾輕披在我的身上。我驚異，我驚異，啊，我驚異地和它瘋狂般親吻，我驚異地把它當作是伊酥柔的玉身和它瘋狂地擁抱。我儘是和它吻，我儘是把它抱，直吻直抱到重復朦朧地走上夢的天國裏去的大道。

及至天明起來和伊見面後，方知伊昨夜二更時分，怕我受了

春寒：偷偷地輕步入我的房中，輕走到我的床前，把伊的圍巾輕加在我薄薄的被上。

伊對我這樣的關心和體貼，確使我流了不少感激的眼淚出來。我的心，啊，我遍體鱗傷的這顆可憐的心兒，就此便從遠遠的失望的世界裏欣狂地走回到這個佈滿鮮花芳草的人間來了！

在霏霏不停的梅雨時間，也終有放出晴光的一天，在地成焦土天如黃銅的久旱時期，也終有沛然大雨的一時。啊，我和伊，也終於在歡蜜正濃的時期中忽然分手了。臨別時，我們沒有啜泣，也沒有哀愁的歌聲；伊只戰慄着雙手把這條圍巾交與我，作為伊臨別贈留我的禮物。啊，這臨別贈留我的禮物，是何等的珍貴

，是何等值得紀念？我們約好，我們含着滿眶欲滴的苦淚約好：別後的伊，離我而去的，只有行動的軀殼；伊的心，伊的精神，伊的靈魂，依舊整個地寄託在這條圍巾裏。這條圍巾就是伊的化身，離了伊的我，可不准離了伊的化身，夜夜要偎依它，夜夜要擁抱它，夜夜要親吻它；萬一到我生命告終與世長逝時，就把它當作一條棺材裏的壽被，蓋在我僵冷的屍身上，一併與我合葬。我在棺中擁着這條壽被，就算是抱着了伊的眞身長眠。「這是我們的雙塚」！我要在我墳頭上高高地豎着深鑄這樣七個大字的墓碑。

可是，如今我和這條圍巾夜夜作伴半年了，而伊人的消息呵

，如一去不返的黃鶴，杳然，杳然！起初聽見伊已離鄉離國，而遠奔到海島上去漂流；但後來却又隱隱聽到此刻伊已與某君正在作密月的旅行。

啊啊，可愛的圍巾呀，你的容顏雖依舊是鮮紅的，雖依舊是如血滴的鮮紅；可是，伊贈給我的愛呀，如血滴樣赤熱的愛呀，却輕輕地著上重重的灰淡的色彩，伊臨別時寄託在圍巾裏千針萬針的經緯綫裏的伊的心，伊的精神，伊的靈魂，更不知飛幾千里外的重山複水去了？

此刻，這條鮮紅的圍巾，依舊日夜安眠在我的床上，白天裏偃息在我孤冷的枕畔，映着四圍素白的紗帳，是那樣的凄艷，

是那樣的慘麗。夜間呢，啊，夜間却和孤冷的我緊緊相抱，它却踏進我孤冷的深思裏微咽，它踏進我孤冷的回憶裏哀吟，它踏進我孤冷的夢魂裏啜泣嚶嚶！

原书空白页

別上海

昨日患失眠症，顛之也是這樣，兩人索性坐起來天南地北的談到三點多鐘，覺得身體有些支持不住，於是便倒床似睡非睡的合了一合眼。聽見門外早工的推車聲，和對門開水爐的泡水聲，我們便起來了，那時曉光迷濛，街柱上昏黃的電燈尙未熄去。微明中，很潦草的漱洗一下，呆看着空洞洞的四壁，頗感到這故居的可戀。我想，今後重到滬濱，未必仍能租得起這樣精美的一大間整潔的房子；而且，電燈，檯凳……都剛才略略製辦了一點。如今無端又要走了，這些東西只好忍心丟下。雖則漂泊者，到

一處棄了一點零碎物件，並不算什麼；不過此後的我還有沒有錢再來製辦這些東西，却是一個絕大的疑問。

天井裏的美人蕉，這幾天雖都快將謝盡，但仍舊有一朵兩朵，鼓着它剩餘的生命之力很黃艷地開着。我推開了窗，在廊下徘徊了一回，終於扶着欄杆向她淒然的嘆了一聲。啊，我實在捨不了這一叢清秀的美人蕉，我望着微殘的花梢，兩淚不禁悄然掉下！

頭班車是七點鐘開的，三等車裏要有坐位，總須早一點去買票，於是我們吃了一些早點便走了。走時，我曾回轉頭來向我的寢室和我的書齋看了三次，心上很感到淒清的「別」的滋味。尤

其是在這冷冷的晨風淡淡的曉霧中，使人感到異樣哀幽的情況。雖說此去是回我久別不見的故鄉，雖然故鄉幽雅鮮美的山水歡迎我歸去欣賞，雖然故鄉裏幾個共歌共泣的朋友在盼望我握手言歡細訴離腸；但我的心，啊，被海上的風光所柔牽溫迷住的心，却反覺快怏然，悒悒然，彷彿離國棄鄉，向遙遙的海外遠征一樣。啊啊，我忘不了黃浦江上的漁火燈光，我忘不了砲台灣畔海鷗的飛揚，波濤的雄壯，我更忘不了半淞園中的花嫩草香，小溪裏的划舟蕩漾，我更忘不了影戲院歌舞場裏嬌滴滴嫩朵朵紅綠相襯花香滿衣的一個個不相識的天艷的女郎！雖然兩年來我的青春在這些風光中無謂地消磨，雖然兩年來的漂泊，淪落，把人間苦的

別上海

氣味嘗遍。但是，我愛的上海，我近來的心情，總覺得偉麗的你是值得我依戀的；是的，偉麗的你是值得我深深地依戀的，我愛的上海，就使你永不給我這流浪的文人落拓的窮鬼一絲歡笑或半絲安樂，就使你給我的永永只是深愁密憂，但我也決不願再低唱一聲『上海不可以久留』！我彷彿把你當作一個傾國傾城的絕世的美人，爲了你，爲了我自己的愛，就是愛你到死，我也無一縷半絲的怨意哀思。啊，我愛的上海，你不要笑我戀你的痴迷，你應該諒解我，你應該深深地諒解我，我沒有到過故宮廢墟勝遍地的羅馬，我沒有到過富麗堂皇歌舞連天的巴黎，我沒有到過號稱世界花園的幽美清芬的瑞士，我也沒有到過櫻花遍地恣情淫樂的

東京，我更沒有到過雄偉悲壯的俄羅斯，我更沒有到過文明絕巔的柏林，紐約，倫敦。我雖則夢裏魂裏常抱着一個宏大的志願，此生總要在這些可愛的名城一遊，瞻拜瞻拜各個異邦的綺麗風光；但我知道，如今我深切地知道，此生這個志願是絕望了，是永遠達不到了。彷彿夢底的花香，醒來後，只見一窗淒零的寒光！啊，可憐我的雙足，只僅能限於踏上濕濱的黃土，不能呀，却永不能在歐美光滑的馬路上踐行一步。上海，須知我因為過於熱愛這些異邦的名城，而事實却永不許我這兩手空空的文人能達到我這空虛至極的願望，我終於把愛這些名城的心情移來愛你。上海呀，我閉着眼睛，把你當作是這些可依可戀的名城；上海呀，

你的一身，担負了我這滿担的密意戀情！上海呀，你是中國的名城，你是各國名都的夢影，上海，啊，上海，我怎能不對你痴迷地深深熱愛？只是呀，如今要離開你了，如今我要離開你了！此刻，正是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零落兮雁南歸的時節，且待嫩霜映江芙蓉花開，我當重賦歸來，上海，我當抱着故鄉的風味來和你促膝談愛，我要告訴你故鄉明媚的山水，我要告訴你別後的我所懷的悲哀！我要匍伏在你的身前，撫摩着你酥胸柔髮，問聲你是否平安如常？啊，上海，我未登程，先與你預約歸期；啊，上海，我們暫放下了離情，且預想再見時的歡欣！

我們到了車站。七點鐘未到，我們就買了票上火車，因為時

過早，車中尚不湧擠，兩人大家都找到一個座位。汽笛三聲，火車動了。

從此，我要暫時和你小別了，上海！

車過蘇州，見虎邱塔高高峙着，啊，三年前，可追可戀的三年前，我時在虎邱塔下徘徊，小吳軒的茶味，冷香閣的梅香，至今猶依稀印留在我的心上。那時我的心情，還充滿着爛慢的花片；可貴的青春，正在感到生的活耀生的歡悅。只是，而今呀，啊，而今，曾幾何時，我的心情，我的青春，都逃出了陽春的花室，而奔入枯衰的冬園。滿眼是冰天雪地，遍地是敗枝凍葉。唉，歲月的匆匆奔馳，生命在這奔馳裏的消逝，不堪憶，不堪思！

別上海

車到無錫時，已將近十點鐘，幸好到故鄉的輪船尚未開，我們買了票乘了輪船向故鄉前進了。沿途鄉景，使我感到新鮮的歡感。上海雖好，却看不到這樣澄清這樣悠流的河水，看不到這樣清標這樣香潔的桑色稻黃，看不到牧童在草地上放着雅馴的牛羊，更看不到田埂陌頭老農稚子的口中紆徐地把山歌低唱。

不知怎樣，途中的思潮，如大風雨時的海浪般在我心底起伏不停。我想到新別的捨棄不了的上海，我想到兩年來苦樂并存的流浪生活，我想到每日必到的四馬路幾家熟識的書店；再撥轉我的思潮來，我想到我今晚即臨的故鄉的縣城，我想到我距離縣城六十餘里的鄉村裏的家庭，我想到在我家庭裏倚門倚閭朝夜惦念

着我這個不肖子的白髮蒼然的母親。啊，我的母親，我的白髮蒼然的母親，我知道你此刻正感到無子無女的孤獨苦，我知道你此刻正晨昏望着我歸去。但是，我不能如你所望，母親，最好，今後請你不要再倚門期待，我告訴你呀，我不願歸來，請你不要傷哀，我更要忍心地告訴你呀，在我的生前，絕不願歸來！是的，絕不願歸來！就此淪落客地，漂泊異鄉，直至我的身軀冷冷地走入冰涼涼的墳墓裏爲止。所以，如今我雖由上海回到故鄉，來到縣城，却不願到城外的家鄉裏來看一看我的冰涼涼的家庭，也不能到我家庭裏來看一看日夜惦念着我的白髮蒼然的你，我的母親。啊，母親，我空懷着看你的心，但至多，我只能高高地佇立在

別上海

城頭上，含淚望一望我六十里外的家鄉，含淚想一想我家鄉裏的老母對於我這個天涯遊子的掛肚牽腸。母親，這一念的孝心，啊，我這一點未泯的孝心，願寄跡落葉，交與西風，帶到你的身邊，吹入你的懷裏。啊啊，我的至愛的母親，我的愛我的愛我的母親，我之不願回到我不忍觀的冰樣涼的家庭裏，我之不能來看一看千苦萬辛養育我撫養我的你，啊，我的滿腔苦衷，你該是不會不知道的吧？啊啊，愛我的，愛我的母親，我求你，我求你，用你偉大的慈心來原宥你可憐的兒子！原宥你無光無花無愛的一無所有的可憐的兒子！

下午兩點鐘時，忽天空下起雨來，艙中很沈悶，幸而同船的

有一個很滑稽的人，講了許多有趣的民間故事，幾次引得我們拍手大笑；把旅途的困頓，像已完全忘記。過了一息，雨已止，我和顛之攜手走到甲板上，在含有雨絲的微冷的秋風中行立着，悠然欣然地賞閱着河面的風光。雨後的水波，越發鮮綠得媚人了，船身周圍沖激起的水花，像純白的雪珠一樣，映在輕盈柔軟的綠波裏，像無數珍珠滿盛在翡翠盤中一樣。波峯浪心的光媚，懇切地誘惑我們向他去迷愛，像萬千少女媚人的美妙的眼波，一一在表露她內心的喜悅和週遭的歡快。我們被水波的愛力迷住了，在甲板上直立到暮色沈沈天又下雨時，兩人方入艙內安坐。因為晚雨過濃，天氣變得異常寒冷，息了些時，同艙的人都從箱子裏尋

出棉衣來著上；但我們的棉衣呢？啊，說也慚愧，我們的棉衣還都在當店裏。顛之的是上半年在上大求學時當進去的，我的還是去年的四月裏當進去的。雖則一年來曾經該過一些錢，但終於胡亂地用盡了。記得把棉衣當後的一星期，便在羣衆書店賣到二十塊錢稿費，這還是我第一次拿到這較多的稿費，心上自然很歡喜。爲要留一點紀念，用自己的心血換來的純潔無疵的代價，決不願去贖當，終於到四馬路去買一次書便買完了。又記得去年秋中，應大東書局之請，匆匆中編了一本小冊子，曾得到八十元的酬金。但因爲這時有幾個朋友漂泊的也正在困難的時候，於是我便毫不吝嗇的給他們三四十元，餘下來的錢，買一點書，在戲院酒

館裏跑了幾次便完了。結果，當典裏的衣裳不過去上了幾個錢利。直到今年，革命軍到上海後，一般投機書店，拼命出黨化書籍，這時的我，爲了生活問題不能解決，於是在一個月內，竟胡亂做草成功三四本小冊子；這月單稿費的收入有三百餘元。但有這些錢，仍不想去贖當，一天到晚進菜館，戲院，歌舞場，未經二月，早把這些款子用得精光了。結果，當店裏依舊只去上了幾個錢利。這樣的糊塗荒唐，朋友們像都爲我的前途着急，我反處之泰然！幾年來的任意揮霍，揮霍後的窮困，以及甚至窮困到身邊連幾個銅子的車錢都會沒有，此刻回想起來，連我自己也要啞然失笑！

這時從玻璃窗中看出去，雨已停了。我和頤之復攜手到甲板上
去欣賞黃昏的晚景。無有月，無有星，暗淡的雲片輕輕地浮漾着
，甚低，甚低，直抵到遠處的雲片擁抱着山崗村莊；船前艙後的
雲片，緊吻着昏蒼的水面。但貼近我們站腳點的船身旁的水波，
雖在茫暗的暮色中，我們依舊可辨認出晚雨新晴後的一種特有的
清鮮的光媚的顏色。暮色漸漸深沈，水面上的黑影也漸漸加濃，
這加濃的黑影，這加深的暮色，終於遮浸沒了兩岸的蘆葦，和水
面的萍藻，終至使我們辨認不出清鮮光媚的水色。遠，近，昏沈
沈，黑悠悠，一片混合色，鑑別不出是蒼黃，是昏暗，彷彿是黃
浦江混濁的水流，彷彿是砲台灣黃黯的波濤，我們看着這水面上

集橋紅

別
上
海

迷茫朦朧的景像，心底頗起幽玄冷森之感！

原书空白页

漁樵佳話

黃昏的輕紗又飄洒到人間來了。

暮靄朦朧，罩籠得清瑩的湖波茫茫，掩護得起伏的崗巒蒼蒼

，
啊，何處來的歌聲，那樣清幽，那樣動聽！一陣陣，一陣陣
，
隨着溫馨的晚風透渡出松林：

青山是我的良朋，

綠水是我的密友。

漁樵佳話

漁樵佳話

濃濃的碧柳叢間，

那便是我的家園；

綠綠的芳草地上，

更是呀，我的多情的故鄉！

一個人兒，荷着鐮兒，負着滿担的柴薪，自松林深處慢慢兒一步步地走出。

啊，他是山畔的一個老樵夫！是的，他是山畔的一個老樵夫，他不希望什麼，也不夢想什麼；一切的高爵利祿，一切富貴榮華，他都當它們是些眼前一霎即逝的空虛的雲烟，在他的無思無慮的一生中，只知道從日出到日落，一心地在落英繽紛的幽谷裏

，拿着灣灣的鐮刀兒，用力的斫青松。用力的樵茅草。遇到風狂雨斜的時候，便躲在金絲爲蓋金磚爲牆的茅舍裏，與他的愛妻暖語，與他的稚子嘻戲！

啊，又是何處來的歌聲？那樣輕柔，那樣超凡！抑揚又高低，高低又抑揚，隨着湖面潮音飄送到岸上：

清風是我的知己，

明月是我的伴侶，

密密的蘆荻蓼花，

那便是我的故家；

漁樵佳話

盈盈的綠波清泉，

更是呀，我的幽美的宮殿！

一個髮鬚斑白的老翁，駕着一葉扁舟，由蘆葦叢中逍遙地悠悠蕩出。

啊，他是湖上的一個老漁翁！是呀，他是湖上的一個老漁翁，頭上的笠兒，圓於中秋夜的月兒；身上一襲陰晴常穿的蓑衣，像是仙女披的舞衫；足下的舟兒，比一片花瓣還要輕巧；手中的釣杆，比一枝金鞭還要精妙！微倖釣得魚多蝦多時，便就沾酒痛飲，醉後放歌，高唱大江東去！偶然追懷到古今中外深沈波底的如許天才詩人，不妨洒一陣清淚，紀念他們生前哀艷的事跡，和

憑吊他們千古傳誦的不朽的詩章！有時更將長跪船頭，合十地，虔敬地，禱祝他們飄浮於波面的聖潔的靈魂，永遠安寧！

漁翁偶然抬起了頭兒，看見了岸上的樵夫。他於是把舟兒向岸邊徐徐地蕩去。舟兒像一片竹葉般輕飄，撥水的槳聲，發出詩調的幽吟；槳端水花飛濺，散成一圈圈美麗的波紋。

漁舟兒蕩近湖邊了。他繫下船艙，就登到岸上來和樵夫施禮。他們沒有一句言語，只見兩人的唇邊載滿着幸福的歡笑；一雙手兒是握得那樣緊緊地，那樣緊緊地。

湖風飄來，松梢發出自然的歌韻。他們遏止不住心底的蒼草

漁樵佳話

似的歌意了，終於隨着松韻波音的節奏而朗聲地唱和了起來。

我生在幸福園中，

我居在快樂鄉裏。

我睡的是花崗床，

我張的是雲母帳；

飲的是淙淙山泉，

食的是疏菜甘菓。

啊，夢幻中食蓮的樂土，

我想，也不會到這步！

——樵唱

我長在琉璃國內，
我住在水晶宮中。
我睡的是瑪瑙床，
我張的是碧羅帳；
飲的是清清湖水，
食的是鮮鯉活鱖。
啊，憶念中槐國的仙鄉，
我想，也不過是這樣！

—— 漁 唱

.....

漁 樵 佳 話

……

月亮兒已出來了，山畔，湖上，洒滿着瑩潔的銀光。

他們唱罷了歌兒，看着東山新吐出的月亮，相互的發出輕盈的笑聲，那笑聲是蘊含着無限的自得和孤高在內。

澄碧的湖波更顯得瑩明無比了，輕靈飄逸的幾葉風帆悠悠地在長征着！

兀立是湖心的小島是那樣的瀟灑曠達！

翱翔在湖天的月輝裏的幾隻水鷗是那樣的自由，那樣的活潑。

冥鴻

吾友江萍，與其愛者夢琴，在三年前之暑期內，開始度其美滿之同居生活，花前月下，鶼鶼相隨，伉儷之篤，得未曾有。凡與其相識者，莫不竊竊讚慕！余常思生平諸友，皆抱月缺花殘，鏡破釵分之恨事；唯江萍一人，可謂月圓花好，珠聯璧合；乃至今春二月間，不意夢琴舊病大發（伊原有肺病）不數日，竟瞑目長逝，而成爲鴛鴦翼折一齣慘劇矣！噫，余之命薄如紙，豈與余爲友者，亦必欲人人如此耶？此誠可謂物以類聚，悲傷心人，不足成余之知友矣！

冥 鴻

富步琴死時，江萍尙作客姑蘇，迨聞此噩耗，一時痛不欲生；後經旁人再三勸慰，乃於次晨束裝返里。至則空閨寂寂，數年來相親相愛之伴侶，已於前三日埋入黃土之內矣！當日彼乃命僕人略備香燭菓品，取路至夢琴墓畔，一祭其靈。黃土未乾，小草已青，回首往事，悲慘欲絕！咽淚之餘，復盡情痛泣一場而歸。後以夢琴之遺像遺物，一視一嘆，一摸一淚；加以二週歲之孤兒，日夜啼泣，益使彼心如火焚，哀痛萬分！於是不數日，遂慷慨而病矣！彼母雖百計營求，然回天乏術，未越月餘，竟亦追隨夢琴於泉下而同歸於盡矣！

余與夢琴，平時較有感情；伊天資聰慧，才識超於常人。而

造物不仁，突赴玉樓之召！長福未享，大才莫展，脫伊泉下有知，亦當抱恨不已！我每於月夕花晨，憶及其悲愴之身世，殊深哀悼！星期無事，乃代擬短簡數通，焚之於夢琴墓頭，一則補江萍在生未言之憾、一則藉此慰伊泉下之幽魂！余所言者，或即江萍生前原所欲言；彼一靈不昧，亦當許我爲知心知言者乎？

(一) 春光不是我的了

琴妹，你竟不別我而長逝了嗎？

春光又酣濃得醉人了！一陣陣帶有蜜般甜的和風，飄舞在繁花的枝頭上，發出柔嫩的溫香。嬌媚的小鳥，在綠依依的柳絲叢中，婉轉地歌吟着甜美的曲調；郊野裏，芳草地，徘徊着不少活

潑潑的青年，他們都在謳歌自然，讚美春光，全部的生命都沈醉在快慰的溫馨的空氣中了！但是，琴妹，同是一個青年的我呢？啊，看了春光，反增加我內心無涯的悲傷！我的心已僵死了，春光是人家的，將永遠裝不進到我的心房裏來！在我靈湖的深隱處，只是飄蕩着一支破敗的小舟，在小舟上，載滿着空虛，孤凄，絕望，哀傷！我將永日永夜的悵望着這支載滿空虛，孤凄，絕望，哀傷的小舟而流淚，而哭泣！

親愛的，我生命中的春光，永恆隨着你的死滅而消逝了！

(二) 凄寂的回憶

春光已沒有了，希望也沒有了；滿腔的熱情，也已灰化得如

冰一般涼了！

沒有了心，沒有了靈魂，從我親愛的逝世之日起。我的生命，已完全變成一塊僵冷的化石了！

一生的歡樂，盡已掉在過去的路上，永恆不再會走回來了，它將如一去不返的黃鶴！

只有在淒寂的追憶中，還能回味到過去一些歡樂的殘痕！啊，親愛的，回憶前三年的今天，不正是我倆美滿的婚期嗎？春光也是如今年的明媚，春風也是如今年的和暖，我們在公園裏華麗的禮堂中，並肩的站在繁花密佈的高壇上，手中滿捧着富蘊愛的象徵的玫瑰花，把我倆經過的甜蜜的戀愛史，在柔美的音樂聲中

，在親友的熱烈的鼓掌聲中，笑盈盈地滔滔不絕的宣佈出來。花兒聽了也似爲我們開顏歡笑，鳥兒聽了也似爲我們欣然歌唱；溪中的碧水，碧水中的游魚，也似爲我們淙淙的流着，欣欣的戲着，哦，那時我倆魂魄的深處，是感着怎樣的驕傲而光榮呀！

當時在禮堂上參觀的人們，誰不竊竊讚美我倆是一對神仙眷屬！唉，神仙眷屬，神仙眷屬，那知你，至愛的，那知你今天真到西天去和神仙結成眷屬了！

(三) 小鳥在你墓畔的綠楊樹上哀啼

在斜陽殘照，晚風習習裏，琴妹，我一路上踏着眼淚又孤凄凄地走到你墓邊來了！

殘陽映照在新生的墓草上，顯現出極其蒼涼極其慘淡的顏色。晚鴉在遠處噪啼，一隻不知名的小鳥，孤零零地飛到池畔的楊柳枝上，叫得哀哀地，哀哀地，像要叫盡它心底所埋藏着的萬千幽淒！啊啊，你孤零無伴的小鳥呀，你哀啼頻頻，有我在爲你傷心；但你知道否？爲你傷心的人兒，也是人間最不幸的一個孤零者！他往日的伴侶而今已長眠在這里了。看吧：就在這青草池畔，就在這綠楊樹下，高高的一抔黃土裏埋葬着他如花的戀人，也埋葬着他自己錦織的青春！

啊，琴，誰相信呢？往日這樣窈窕這樣天真活潑的你，如今竟會長眠在這樣幽黯這樣窄狹的一方墓地裏！

冥 魂

果真是你嗎？果真是你嗎？這長埋在墓地裏的一口棺木，這永眠在棺木中的一個死者！

琴！琴！我在喊你呢！不知你是否能聽到我的喊聲？啊，琴！琴！你爲什麼不應我一聲呢？你是正在酣濃的甜睡中嗎？你或者是對我生了氣呢？啊，甜美的過往，你若對我有些不滿時，我喊你，你老是故意不理我！但等到我一向你賠了罪時，你便立刻柔盈盈地來和我談笑如故了！可是，如今，如今，我再三喊着你的芳名，啊，雖千百遍的喊着你，也永遠，永遠聽不到你的應聲了！

(四) 死不是一個事實

琴，我倆經了三四年的相識，四五百封信的文字之交，在荒涼的心的園地裏，深深地撒下愛的種子；又歷無數艱辛，許多困難，好容易開成一枝鮮麗的愛的花朵。我總以為從此後，可以魚水長歡，偕老白頭，那知單單有這一年惡劣的命運，大好姻緣，竟付之於落花流水了！

唉，天呀，你既生了我，為什麼要生伊？既生了伊，又為什麼使伊如此青青的年紀便夭歿？既使伊如此的年紀便夭歿，又為什麼要同我有此三載姻緣？

啊，琴，照你的學識才能，和天賦給你特厚的聰慧，雖不能在這個黑暗世界大放光明，至少也該做個半空霹靂，驚醒一般睡

夢者呢！但你爲什麼在你生命的波動剛剛開頭，便急急退出這個現實社會呢？是社會不需要你嗎？還是你不需要社會呢？即使是社會不需要你，或是你不需要社會，但在這個社會裏還有你心愛的一個人兒在，爲什麼連你最心愛的人兒也捨棄了而去呢？

啊，我簡直不相信你的死是事實了！或者是一個夢吧？如今我或者是在夢鄉中吧？

我希望是夢，是夢，淒清的一個夢！

我但願曉鷄快催天明，讓晨風吹去我這個淒清的夢！

(五) 夢裏的女郎

唉，琴妹，昨夜三更夢裏的一個美麗的女郎，可不是你嗎？

我和你緊緊的握手，蜜甜的親吻，熱情的擁抱，何異於生前？誰說我妹妹已離我而去了，誰說我妹妹已長逝了？但，說你不死吧？妹妹的遺書又爲什麼在我的手頭？并且，在青草池畔，綠柳蔭下，明明不是長埋着我妹妹的玉體嗎？唉，我相信你確確實實已離棄這個人世了！從此後，我是不能再見到你！傷哉，愛你的我，竟永遠不能再見到你！

就使我萬一能再見到你，也要等我死後到了冥間才能了！但是，琴妹，我不知道幾時才能把我這苦難的生命告個結束而追隨你到冥間來？就是到了冥間，我更不知道能否見到你？

親愛的，你請告訴我：死後我究竟能否見到你？

冥
鴻

冥 鴻

(六) 夢裏的鮮花謝了

在朦朧的月色，黯淡的星光下，你由一叢森林的幽邃處，細踏着地上如茵的芳草，飄飄地走到我身邊來了！

你見了我，由你的香囊中取出一朶枯萎的月季花交給我，并說：

『我把這朶花交給你，願你把它珍藏起來！因為現在的我，與它是同一的命運——它是我的象徵，也就是我的化身，你將來若懷念我時，就把它當作了我吧！』

你說着，又在你手指上脫下了一隻戒指，并又說：

『我把這隻精緻的定婚戒還你，我希望你，十分希望你，把

它去贈給別個美麗的女郎。那女郎戴了我這隻戒子，就像我愛你般的愛你，你也就像愛我般的愛伊！」

你說了後，便溼然地望着這淒淒零零的月季花，和這隻精緻的定婚戒。不一會，眼淚便如飛瀑般的狂跳下來了，並且，還如依依的小鳥般投在我懷裏嚶嚶的啜泣了！

但是，待我用攪抖的雙手摟抱你，你却如幻影似的突然消滅了！

唉，琴妹呀，我的琴妹，昨夜甜美的夢境猶歷歷在目，却不料今夜你又來和我相會了！啊，我不知道：這是你的精靈有知，還是你死後的陰魂未散？

冥鴻

(七) 多情的月季花

不知怎的，妹妹死後，天井中的幾株月季花，也都次第枯萎而死了！

記得妹妹在生時，最愛的是月季花，你曾在花前笑着對我說過：

『我不愛美麗的玫瑰花，也不愛鮮艷的薔薇花；我在生平唯一所鐘情的便是這清麗的芬芳的月季花！』

『玫瑰花雖有色有香，但不過一時榮；』

『薔薇花雖又美又麗，但不過一時紅！』

『唯有我所愛的月季花呀，永遠是這樣的清麗，永遠是這樣』

的芬芳！

『它歡迎春天溫和的暖風，也歡迎夏日熱烈的太陽；它不怕肅殺的秋風，也不怕寒冷的霜雪；

『只知道一年四季艷艷的盛開着，只知道一季三月盈盈的微笑着！』

但是，我至愛的妹妹，你雖這樣讚頌月季花，如今你死了，此後還有誰來像你這樣愛它？況且，它也隨你而枯萎了，更叫我到何處去愛它？

啊，請告我，至愛的妹妹，是你死未忘情，曉得我見花增懷，特爲我斬此愁根？還是月季花有知，甘殉你這多情的主人？

冥
涵

冥 鴻

(八) 病裏的淒苦

琴妹，我知道你病劇的時候，嘗盡苦中之苦了！青山呀，綠水呀，鮮花呀，好鳥呀，往昔都是你的知己，這時却不得不和你隔絕了！

什麼魚呀，肉呀，雞呀。更都忌了口；每天只有苦的藥淡的菜飲着吃着！唉，琴妹，倘早知你如此，那末，何不把鮮美的食物多給你吃些呢？反正總是一死罷了！

啊，永生的萬能的上帝呀，假使你能借給我一隻回生之舟，到死的幽湖裏去載着我親愛的回來，如今我定要 and 伊遊遍天下所有的名山大川，吃盡人間所有的山珍海味。

然而，琴，這僅是我的幻想呀，已凋謝的花朵不能再開，已死的人更那里能夠復活呢？

（九）「人面不知何處去」

園角邊的兩株水蜜桃，不是我倆新婚後親手栽做紀念的嗎？當時我扶鋤笑着對你說：

「琴妹，我倆今天栽種此樹，再過三年，便可歡樂樂地來看花吃菓了。啊，我們自己栽種的花，由我們自己來欣賞，那是如何親切而有味呀！」

你也扶着鋤笑着答我說：

「斗哥的話不差呀，只是，不曉得我有沒有這種福氣……」

冥
鴻

你不說下去了，那時我還以為你是戲言，也罵你一聲『孩兒脾氣』；唉，那知道你真真等不到你手栽的水蜜桃開花結果，便慘然地永別了我，永別了世界！

琴，你知道否？我們手栽的水蜜桃今年已會開紅艷的花兒了，但是，愛花的人兒已去了，還有誰來伴着我欣賞它呢？

我設想，琴，若是你此刻還在我的身邊，我們同賞花前，軟語嫋嫋，笑憶栽植此花時的情景，回味新婚期的一翻甜情蜜意，我們不知將歡狂到如何一個地步？

但是，而今，而今，你已離得我遠遠了，空剩花枝在南風裏飄蕩！我呢，孤零零地徘徊花前，只有噓唏，只有嘆息，本來是

我倆甜蜜的紀念地 此刻却成了我日夜洒淚的地方了！

琴 唯願你的靈魂兒歸來伴着我賞花吧！

(十) 一顆小心兒在夢裏幽泣着

我知道你非常愛平兒的，死後的你一定仍會心心念念地牽掛着可愛的平兒吧？

所以關於平兒的消息一些也沒有告訴過你，爲的是平兒自失了母親後實在太可憐了，給你知道這個情形，恐怕要太傷你的心！

但是，我至愛的琴。現在我再也忍不住不告知你了，不過我希望，你聽了，少哭幾聲，少流幾陣眼淚！叫你完全不傷心，那

冥鴻

我知道，是不可能的，因為你生前太愛平兒了！

當你去世的前一兩個星期內，可憐的小生命差不多沒有乖過一些時候，一天到晚只是哀哀地哭着嚷着，并時時接連地「媽媽」「媽媽」的喊着！那淒慘的喊聲呀，任誰聽了，也會落淚！我每一次聽到他的喊聲，我的心便紛紛碎了！

平兒的祖母是這樣的愛他，但說也希怪，無論她如何用糖果騙他，他總是不高興和她同睡，偏偏每晚要陪我臥在一起，或者他是爲了往日和你起居在這間房裏而生依戀之心吧？

最酸痛的，他常在睡夢中輕聲地喊着媽媽，醒後又常用小手撫摸我，以爲和他同睡的就是他的母親呢！待他覺察撫摸着的人

並不是他的母親，他立即便放聲哭了，他哭得是那樣傷心：那樣碎人心魂！

我多樣的勸慰他，他總是不聽我，依舊一味地哀哀哭着！

我只得點起了燈，拿出你前年拍攝的那張八寸全身照片指着對他說：

『你的媽媽在這裡，好孩子，不要哭吧！』

他掙開烏溜溜的眼珠，用神看着你的化影，他認得是他的母親，他果真停止哭聲了，面上也表現出一些歡慰的情緒。

但是，當他用白嫩的小手按摸着你時，只摸到冷冷的玻面，聰明的孩子，依舊失望地哭泣了！

冥 鴻

我實在給他哭得太心酸了，終於陪着他流淚，甚或陪着他哭泣！

啊，我至愛的琴，你現在仍牽掛着你的孩子吧？願你的靈魂歸到故居來時，用你慈祥的手，多多撫摩撫摩他小小的面頰吧，像你生前撫摩他一樣。并請你多多輸送一些偉大的母愛到他小兒的夢裏來吧！雖然夢裏的慈愛只是空空的；但這空空的慈愛，也足以稍稍安慰這個可憐的孩子在夢裏幽泣着的這顆小心兒吧！

(十一) 河山無恙

時間如流水一般的逝去，歲月似落日一般的難留。記得去年和你同遊姑蘇，還像是昨天的事；但匆匆間已隔了一年了！

在那次的同遊裏，是怎樣的歡快而暢意！秀雅的寶帶橋，美麗的留固，淨肅的寒山寺，清幽的滄浪亭，都曾有過我們的遊踪；險峻的天平，雄偉的靈岩，蒼雅的虎丘，更都會經我們踏上雙雙的履影。

最使我們依戀的要算是留園了，園中的一花一石，都含有古雅的風情，空氣裏也飄蕩着古色古香的韻味。花飄池面，鳥歌枝頭，我們的身心像包圍在一個夢幻中。此情此景裏，不由人不追念到當年的大觀園來。恰有一個庭院前，栽種着幾竿臨風飄蕩的紫竹，我指着對你說：

「這就是瀟湘院、聽吧，裏面還有林妹妹的隱隱的哭聲呢！」

『那末，這就是怡紅院了！』你也笑指着對面的一座庭院這
樣回答我。

我們大家相顧而笑，這笑裏含着帶着多少神秘的韻味在內呀！
其次，寒山寺與虎丘山，也給與我們不少的遊興：

當我們站在楓林橋上，看河中蕩漾着的點點漁舟，聽寒山寺
裏噹噹的鐘聲，便彷彿此身已羽化而登仙！

當我們登上虎丘的冷香閣，看梅林間掩映着的夕陽與晚霞，
聽松柏中羣鳥幽鳴出銀鈴似的歌言，便彷彿此身已離脫了這煩囂
的紅塵！

但是，唉，琴瑟，這些風艷的韻事，都已過去了，像一片落

花飄墮入深不可測的古潭，無影！無痕！

現在，雖姑蘇依舊，河山無恙，但昨年與我同遊的人兒，却從這一個世界另跑到別一個天地裏去了！去得那樣匆匆地，那樣遠遠地！

(十二) 最後的期待

最使我傷心的，當你將要斷氣時，望着空中對我說：

「萍哥，今天我要和你永別了，你爲什麼還不來見見我呢？啊，你在姑蘇，那里會曉得我將要死呢？你此刻不來和我會最後一面，以後你將永遠見不到我了；你能看到的，只有七尺桐棺，只有一抔黃土！……」

冥 鴻

『我不怨我命簿，也不恨我早死，但嘆我萍哥不能見到我咽臨終的最後的一口氣！啊，我作客在姑蘇的萍哥呀，如今我去了，此生此世我將永永不能再和你相見了！但願在陰風晦月的夜裏，我死後的陰靈和你夢中的幽魂再會吧！』

『啊，親我愛我的人兒呀，我們且等待着夢裏的歡會吧……在月落星稀的三更……在風淒雨愁的深夜……』

『唉，深恨現在沒有一架快照在這裡，否則，把我這將死的病容攝下來，倒可給萍哥留一個死別的紀念呢……』

『萍哥，我真對你不起，除了給你永世的傷痛外，一些也沒有什麼留贈給你！現在，這里有……一方手帕 是我有病以來

……在枕上常常……常常揩眼淚的……我剩給了你……就算是我……給你最後的贈品吧……」

這許多話，都是我回來時，母親一句一淚對我說的！
並且，後來母親又對我說：

「夢琴既死後，不知怎的，目不瞑，口不閉，一直到了入殮的時候，仍是如此！」

唉，琴妹，你目不瞑，口不閉，是怨恨我呢？還是期待着我
和你會最後一面呢？

(十三) 可憐的孩子

我們的孩子病倒了！這自然是因爲他憶念你哭喊你過度的緣

故。

這小小的生命，剛慘別了慈母的溫懷，現在又那里能經得起病魔摧殘呢？

我非常爲孩子的病而着急！我時常這樣設想，萬一孩子也跟了母親退走出了這個世界，我會傷心到如何的一個地步呢？

琴妹，你知道的，孩子的頰邊額角，遺留着你的音容笑貌，他是這樣的像着你，他是你完全的化身！現在你雖然死了，雖然我再也見不到你了；但我只要一看到了他。心頭便可得到一點安慰！然而，然而，現在他又病了，并還病得這樣沉重！唉，一個人的際遇不幸到如此，還有什麼話說呢？

(十四) 鮮血流滿了床頭枕畔

我至愛的琴，你的遺書遺物，我讀一完心痛一回。看一回哭泣一回！如今我不願再讀看了！因為我已沒有如許眼淚為它洒雪也沒有如許心腸為它斷碎！

你知道嗎？我至愛的琴，從昨天的黃昏裏，你的人兒也重重地病倒了！

母親急得什麼似的，看見我一旦突然吐出這許多血！床頭枕畔，都堆積着一灘灘的血塊！

孩子的病也加重了，看他的神色，怕已沒有多大的希望！唉，天呀，你竟這樣狠心！把我心中的她劫奪了去，現在又要把我

的孩子也要劫奪了去嗎？

(十五) 難爲了母親

我的病又加重了，今天血也吐得更多！但我一些也不恐懼，我只願我快快病死，好到冥界來會晤我心愛的琴妹！

只是，太覺對不起我的母親了，太苦了她老人家了！東奔西跑，日夜爲我祈神求醫，我看了她這付惶惶失措的面色，便難受得要哭將起來！

孩子已不陪我睡了，我時常問他的病況，但家人都納口不告訴我。問母親，母親說他的病已好了，我要母親抱他到我面前來給我看看；但母親說他太會喊鬧，病人聽了一定要心煩。不知這

話可是真的？還是母親有意誑我的？

（十六） 一步步走近你

我多快慰呀！琴妹，我如今在一步步走近你！

朦朧矓矓中，彷彿我已看到你了！隨後我便昏了過去，什麼知覺也沒有了！

不知怎樣，不久我又蘇醒了過來，看見母親坐在我的床頭，看見母親哭紅腫了的眼睛！我心頭不禁感到劇烈的痛！火燒火燎的劇烈的痛！

我又念起我的孩子來！啊，我可憐的孩子呀，你現在究竟怎樣了呢？你臨死的爸爸還在記掛着你呀！

冥 鴻

(十七) 忘記了病

很奇怪，今早的神志特別清醒！

琴：我能追憶起我倆過去一切的經過來！神祕的初戀甜蜜的
新婚，都一一顯現在我的眼前！

我像已回復到了過去歡美的時日裏去了一樣，我忘記了病，
也忘記了死！

(十八) 離你不遠了

早上的神志清醒，如今我已明瞭，這是死前的一剎時的迴光
返照。

我一切都無所繫念了；只是對不起母親，對不起我們的孩子

冥
鴻

請你等一等吧，琴，我離你已不遠了！

民國十二年初稿於姑蘇。

民國十八年八月改作於上海。

原书空白页

窮苦與孤獨苦

我曾經被人稱過青年詩人，我曾經被人頌揚過是成功的戲劇家，我也曾經被人讚美過是富有天才的作者。但這些，啊啊，這些於我有何用呢？謝謝吧，這一切，人世所賜與我的空虛的禮物，啊，恕我不願接受！

我還要什麼呢？已經落拓到這樣的人！只要是生在世界上的動物，都能有固定的住處，都能尋覓到相當的食品；唯有我呀，固定的住處在那裏？從這個亭子間搬移到那個亭子間，從這條破弄視逐到那條小巷。每天的飯食，只能在人家簷下討一些剩羹殘

窮苦與孤獨苦

飯，飽一飽我這饓饓的飢腸！如今，連剩羹殘飯的賜與者，也掉頭不顧我了！

有什麼用呢？這些空虛的名聲！不能充飢，不足禦寒，既不能把它押入當店裏，又不能把它捧在手中挨家沿戶的去換衣換食。

算了吧，苦苦的人生也該告一個結束了。騙人的名聲，我不希罕你，我不留戀你！我不願再浪費我的精力，徘徊在你的門庭前！你是一朵鮮花，我要採摘你下來，放在我的脚下恨恨地踏爛，把你踏爛的殘瓣，拋入小河裏，隨着風浪飄流入大湖，飄流入海洋，終於在蒼茫無際海天無涯中消殞了你的縱影！你是一輪月

亮，縱使人千古瞻仰，但我要用漁人的無所不捕的大網撒在雲海裏，把你撈拾了起來，用利刃殺你個千紛萬碎，狠狠地把你丟入萬丈深的古井間，使你永不再見世面！

我什麼也不要了，真的，我一切都不要，我一切都不要；我只願從此冷冷地，冷冷地，走入我淒寒的最後的幽宮裏去，

我死後，毋用墓碑，毋用棺材，也毋用屍衣包裹我的屍體；只要赤裸裸地，一絲不掛，一紗不穿，肉貼着黃泥長眠；一方面固然因為我是一個窮苦的死者，生時沒有半個錢的積蓄，死後沒有掉下一點一滴的遺產，後人那能空手去為我製棺買槨？更那能空手去為我製辦綺錦的屍衣屍帽，壽襖壽鞋？另一方面却因為我

窮苦與孤獨苦

生前從沒有一個女郎愛過我，不，從沒有一個女郎一心不變有始有終地愛過我！昨夜雖也有女郎和我攜手樓頭，對天深誓；但今朝呀，她在鷄啼聲中便棄我如遺！我的一生，可以說，完全是在淒厲的孤獨苦中葬送。生前太寂寞無伴了，死後我要與泥洞中的螻蛄蚯蚓及一切微虫爲友。我無有棺木，我無有屍衣，自然可不與地底的一切生物隔絕，自然可和她們加倍親近！我要和她們親近，我要和她們朝夜談心，一破我生前的寂寞孤矜！

千百年後，我尸體的四週，腐肉盡化成泥土，這肥美的泥土，定會牽滿了花草的根鬚；我骨節裏陷入的泥土，更會開，更會開，更會開出一朵鮮艷的奇香的花來！

這朵花，啊，這朵花呀，但是我的墓碑，便是我唯一珍貴的
一塊無文無字的墓碑！

過路的詩人，聰明的歌者，走過它的面前，看一看花色，聞
一聞花香，一定會知道我生前淒淡的遭逢，一定會知道我死後的榮遇
，更會知道我此刻在泥土中所得到的快慰和歡娛！

原书空白页

我的花朵

我雙手滿捧着愛情的花蕊，到處尋求一個女郎的心園栽種。雖然並不是沒有人接受，但都不過是向它看看，有的說它顏色過淺，有的却說它顏色太艷；有的說它香味過濃，有的又說它香味太淡。她們隨意的握在手裏玩了一會，不久便都把這花朵依舊還給我了；有的還惡狠狠地把它擲在地下，并冷冷地說：「拿回去吧，我不願接受你這殘缺的花朵！」我只得含着眼淚，傷心地拾起這被人遺棄的花朵。這花朵雖是再三被人遺棄的，但畢竟是我自己的花朵，無論它流落到如何地步，無論它遭遇到怎樣的不幸

我的花朵

，自己總還是深深地愛惜的，不忍稍稍加以一些輕視。彷彿山野裏的一隻小小的野獸，不幸被獵人的流矢射中，滿體淋漓的鮮血，和日夜不息的沈痛的呻吟，別隻野獸看了也許會生厭，但生養它的母獸，却只有憐憫的同情，並將早夕不離的守護在它的身旁，溫柔地慈愛地吻着它腐爛的瘡口。啊，可憐我的花朵，雖則再三被人遺棄了，但我還是像母獸吻着它傷兒的瘡口似的珍貴地把它緊緊地捧在手中；而且我還是要努力去尋求同情我的女郎來把它接受！但是，不幸呀，不幸呀，我踏遍了天涯海角所尋求到的一個美妙的女兒，雖曾一度的接受了我的花朵，現在却又把它遺棄了！啊，我的花朵的靈魂的深處，又多劃上一道慘厲的傷痕！

我終於落着滿載傷痛的眼淚了，當我輕輕地，撫摩着這一枝遍體鱗傷的花朵時。

石呀，可憐我的花朵，竟在衆手的搬弄中，美麗的顏色消逝了，濃郁的芬香飛去了！如今，啊，如今呀，僅只剩枯枝敗葉，陪着空林的秋風嗚咽。唉唉，我這滿手的枯花，我還敢拿去贈給誰呢？

那是一個慘黑的深夜，風在狂飄，雨在亂打，有一個形容憔悴骨瘦如柴的青年踉蹌地在暴風雨中走着。肩上荷着一柄小鋤，鋤端掛着一隻小籃，籃中鋪滿着凋殘不堪的花朵。他走到一塊荒

我的花朵

涼的陰慘的墓地裏停下了。他放下花籃，用鋤兒掘成一個小坑，把殘花剩瓣盡埋入這個坑內；和着他的眼淚，和着他滿腔的哀傷，并和他一生的失望！

風雨淒其，草木哀鳴，他终于在萬物淒涼中，哀哀地哭倒在殘香的花塚之旁了！

飄零淚

又是草枯霜白的寒冬了！

法界街道旁一排排青葱的樹列，只剩下枯枝禿幹，搖搖地兀立在朔風中。每當黃昏到時，夜的黑紗飄滿人間，暗淡的氣息籠罩到屋頂，籠罩住地面，我老是喜歡一人獨自徘徊在柏油的馬路上。冷冷的街面，萬籟淒寂，只聽見我自己脚下吱吱的步聲。有時我回轉頭來看一看我倒映在街面上的瘦瘦的影子，忽然我會感覺到好像我是一個已經死了的人，而且是已經死了幾世紀的人。我立刻像已處身在另一個時空裏，偶一抬頭，看見街道旁一排排

的枯樹，我以為都是一個個可怕的巨人！慘黃的路燈，像是巨人們兇大的眼睛；夜風在樹梢飄過，枝幹發出呼呼的聲響，像是巨人在狂吼，或者他想要來吞沒我和吞沒這個人間吧？啊，我不禁有些害怕起來了！但，當我的真實的知覺回復時，知道這是我虛渺的幻想。我再用另一種眼光看一看這些在夜風中搖拽着的樹枝，我只有付之淒然一笑！

實在說來，靈哥，我也好算是一個已死的人了！在這兩三年饑寒交迫的漂泊生涯裏！

我還有什麼存留在人間呢？除了這具無用的活屍外。

往日我也曾做過不少的夢：創辦過學校，組織過文藝社，開

辦過書店；但剛剛一起頭，便接連着——地失敗了！靈，你都是親自參加的，你當然知道，這些事所以一一失敗的原因。唉，我們懷着這樣熱烈的心對社會，對人類；但社會與人類，所給與我們的，不只是冷淡，不只是白眼；而且還有可怕的，欺詐，陰險，謀害……啊，我們的一羣，終於一個個先後從社會裏退敗出來了！

散了，完了，一切的一切！眼前沒有星，沒有月，只有一團黑影！是的，只有這一團黑影是我們的！也只有這一團黑影是我們遺留在這地面上的一點生的殘跡！

多傷心！一羣活潑而英勇的友伴，有的走了，有的還坐在牢

中，有的已經死了！遺留在海濱的，還僅剩下我一人。啊，還僅只有我一入，睡下身來，只抱着我自己的一個孤寂的靈魂；走路來，只有一個淒長的影子和我爲伴！有時，我一人躑躅在黃浦江頭，想起當年我們歡坐在這江濱的草地上，談吐風生。那時，我們充滿着光燦的希望，我們的活躍着的生命，像江面鼓湧着的雄波偉濤一樣！但如今，啊，如今呀，希望和生命，都在冷透的死灰中埋葬了！

靈，我面對着江波，不禁臨風而雪淚了！

是十天前的吧？我有事到閘北去，經過青雲路，忽然想起我們三年前的故居來，我特別跑進到師壽坊裏去探訪一次。時日息久

了，路也生疏起來，尋了好一些時候，方尋到我們的舊居二十六號門牌。大門關上，我在前門痴呆呆地站立了一回，好像聽見屋內還有三四個靈魂依依地緊抱着在哭泣！靈，大約你總也沒有忘記嗎？三年前，我們兄弟三個都在上海大學的文科裏讀書，大家不原做寄宿生，就在校旁租了一所二十六號的房子，還加入一個我們的知友陶顛之兄；并雇一個娘姨，為我們烹茶煮飯。提起這個娘姨，她那付溫和謙恭的笑容，便在我的心影中復現了出來。她真是個和善的女子，我們大家都很喜欢她，大家看待她得如我們自己的姊妹一樣，她也把我們當作是她的親兄弟一樣，從來我們沒有存過主僕之分的觀念在心中。她工作之餘，總是喜歡和我

們在一處談笑，我們也樂於和她周旋；并時時叫她陪我們去踱馬路，看影戲。就因為這樣，引起旁人許多無謂的猜疑，說我們和娘姨發生了什麼關係了。我們聽得很氣，起先會再三向人家辯白，後來索性讓人家亂說。而且，越是人家這樣說，我們越是和娘姨更裝得親密些。其實，有天可證，我們對她的心地都潔白如紙。我們待他的好意，實在也是因為她對我們太好了。是當我們中有人病着的時候，她那種慈祥的撫慰，那種慇懃的問寒問暖，使客居異鄉的我們，怎能不對她感激深深尤其是我們有一次窮得一無辦法時，她竟瞞了我們，當了她唯一的一件旗袍買米來做飯給我們吃！靈，我現在也記念着她呢！你也同樣的記念着她吧？啊

，不知這個孤苦零丁的弱女子，此刻流落何處？我們同聲禱祝着吧。誠心地禱祝她崇高的靈魂永遠安逸，禱祝她勞動的身手永遠康健！

那時我們的小家庭裏，融融樂樂，充滿着和平的氣像與藝術的意味！我和樹弟多是愛淘氣的孩子，你和顛之都是愛沉默；但我們不同的性格，都能在我們膠漆樣感情的火流中融洽着。我們每天除了閑談共遊外，便只是一味埋首在書本間。我們看書總是看到午夜，寫文老是寫到天亮。我們對學問這樣刻苦這樣耐勞的精神，自己感覺到很是愉快！等到心羣文藝社成立，心羣月刊出版了後，校中的同學都驚異我們的努力，并把我們的心羣文藝社

比擬創造社：他們說我是郭沫若，因為我會寫詩，會寫小說，會寫戲劇；說丁丁是王獨清，因為他是專心寫詩，而且是專門致力於詩的研究的；說顛之是成仿吾，因為他是潛心研究文藝批評的！說你是郁達夫，因為你那時專心寫小說，並不時在東方婦女等雜誌上發表短篇創作。我們也樂意接受人家給我們這樣的評語，而且很感到驕傲，對於自己前途的希望確也很大，以為我們將來不特一個個都是文學家，而且都還要做一個實際行動的革命者，為社會，為人類，做下一翻轟轟烈烈的事業。誰料到，靈，誰料到這些僅僅都只是學生時代空空的一個夢想！雙脚一踏進到社會，方知社會是這樣的險惡，這樣的慘酷！只要你一舉手，處處

要受阻礙；只要你一提脚，步步都將踏到荆棘！我們縱有熱切的心，但四週盈滿着重重的冰塊，連空氣裏都飛揚滿冰屑，我們那裏還會有勇氣向前奔跑？我們終於在重重的冰塊冰屑裏屢戰屢敗了！

我是永遠忘不掉的，靈，我們將要離開『二十六號』的最後的一晚。雖是我們都是這樣的愛我們的二十六號，這樣的愛我們的小家庭生活；事實上，因為受經濟的壓迫，不得已使我們從此離散！那晚的燈光好像特別顯得慘淡，素來喜歡談講的樹弟和我，也都默默無言了。四人的面部，都現出慘然寡歡的樣子！夜飯開在枱上，一個人也不思量去吃它。息了好一些時候，菜冷了，

娘姨替我們去重熱一下，再又擺到枱上，但我們仍沒有吃它。

『還是拿去吧！』我對娘姨這樣說了一句。

娘姨也沒有講什麼，她知道我們這次的離散，大家心上是很難過的！她默默地，把擺好的飯菜拿開去，面上也表現出無限淒索的神色。

忽然，四人互抱在一起，抱得是那樣緊，我們抱得是那樣那樣緊！萬千別離的悲哀，都在我們這默默的緊抱裏表現出來了！不知是誰先發出一些哽咽之聲，大家便跟着鳴咽了！

最後，我們心頭實在感到難忍，四人竟放聲大哭起來了！娘姨也站在我們的身旁陪着我們流淚。

時間過得真快，這幕悲劇，還好像是昨天的事，但忽忽已經三年了！

啊，這三年的中間，我們大家爲了衣食的奔走，天各一方，到處漂泊。好像大海中的幾片萍萍，飄到東，東無邊岸；飄到西，西無着落！可憐我們終年奔走，還得不到一溫一飽，還免不了時時要受飢挨餓！我自己也有些不相信，一個讀書讀到大學畢業的人，連僅僅只要能夠維持生活的一隻飯碗竟也找不到手！這是我們的遭遇特別不幸，還是社會的對待青年本是這樣的冷酷無情？啊，怪不得黃浦江頭，年年要增添一大批新死的鬼魂！靈，社會的確是無情的！不聽見嗎？有許多玉食錦衣身居高位的人，反

還說這些投江死者，是爲要在報端上刊載一則新聞和遺書而藉此得到一點虛名的！啊，這話是說得何等的殘酷！我想說這話的人的週身的血液，都已冰透死透了！他們的毒心已完全獸化了，再沒有一些人氣！啊，你鐵面冷心的人呀，你們爲什麼不也去投江？藉此也可博得一點虛名！捨不得愛妻的溫情纏綿嗎？捨不得嬌妾的低聲淺笑嗎？啊，炎夏，你們有電扇，涼風一陣陣從你們緊吻着的脣邊飄過；寒冬，你們有火爐，暖氣在你們倚偎着的身旁蒸發。你們無冬無夏，你們永遠只有春天，永遠生活在柔軟和醉的春天裏！但你們也願張開貴眼看一看否？烈日下，馬路上，一羣羣汗血拚流的勞工；冬夜裏，冷風中，跪倒在雪地裏向人求乞

的叫化！但，他們雖窮苦到這樣，却仍要求着生存下去！於此我們就可以看出只要是人類，誰都貪戀着生，誰都愛惜着他自己的生命！假使社會不逼迫到我們無法可施的地步，假使我們不實在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的末路，不是痴人，不是瘋子，誰願意忍心毀滅自己的生命？誰願意慘冷地墮屍在江面灘邊？啊啊，黃浦灘頭的死者呀，出沒江波中新舊的鬼魂呀，我同情你們！我爲你們痛哭！爲我們洒淚千行！

話又說回來了。去年的暮春，我們三人又都不約而同的飄流到滬濱。此次的相覓太淒淡了，每個人的靈魂多已負了深重的傷痕！說也太可憐：你失戀於素跡，我失戀於寒妃，樹弟也失戀於

雅風！在同一時間裏，三人竟會一同失戀。我們的命運，爲什麼竟會不幸到這地步？還有什麼生趣呢？大家只知道哭，只知道哭，沒有一天不在眼淚中過生活！那些棄我們而去的狠心的姑娘們，倘能知道了我們這時的傷痛情景，在她們的深心中也許會感到一些難堪吧？

我們爲了生活的無法維持，又只得淒然地離散了。樹棠先回故鄉，但不久便聽到一個不幸的消息：他是爲了革命而被革命的軍隊捕入獄中了！無錢無勢的我們，除了哀嘆我們的命運多難外，有什麼方法能營救他立刻出獄呢？後來你也就回到故鄉去了，只留下我一人仍留滬濱，我的生活也就立刻生了問題。原來你離

瀝的一天，我們租的一間房子恰已滿期了。那天的情景我還記得很清楚的，在曉霧迷濛的晨光裏，你帶了勉強僅夠的幾個錢路費動身，我送你到十六鋪碼頭上，你跨上輪船的時候，還在含淚欲滴地憂急着我的生活呢；我強笑着回答你自有法想。其實，我身邊僅還有十幾個銅子，究竟有什麼方法可想呢？我看着澎湃嗚咽的江濤，我看着漸去漸遠的載有我患難相共的好友在上的輪船，明離的淒愁，窮苦的悲哀，一齊彙集在我的心底，一種難過到極點的情緒，什麼都形容不出。我只待踉跟地回到黃浦公園近旁的草地上，喪然苦失地躺在鐵化椅中。寂寞冷清之感，一陣陣地襲擊着我全部的身心。想想自己淒寂的身世，看看袋中的十幾個

銅元，更想到今夜究竟到何處去投宿？冷冷的眼淚淌下來了，喉頭溢滿着欲泣的情味。徹躺在人家的弄堂裏過夜吧？恐怕巡捕要來干涉；露宿在黃浦灘的地上吧？我這病弱的身軀，經受得起一夜的江風冷露嗎？啊，我想到這裏，我不禁咒詛可怕的夜的來臨！我願世界上永遠不要有夜的足跡來踐踏，我更願人類永遠不要有睡眠。我要使世界永遠變成白天，好讓我這個無處投宿的流浪者，和世間一切與我同病相憐的窮人，都可托庇於太陽的光輝下生存。住的問題既無辦法，食的問題，更覺難於解決了！這張不爭氣的嘴，又不能停止它每日必須要吃的兩頓粗飯。我簡直想把我的嘴縫起來，使它永遠不會張開永遠不再想吃飯。但事實上能

做得到嗎？僅僅是些可憐的痴想！

在草地上徘徊了半天，想想單只是在這里徘徊總不是事情，天上不會有錢落下來，江面也不會有麵包淌來給我吃。於是便動身走到四馬路幾家熟識的書店裏去找錢。一連會了三四個經理和編輯先生，都只有給我失望！幸而天不絕人，（？）後來跑到秦東，會到了趙南公先生，總算拿到二十塊錢。在平時二十塊錢本不算什麼的，可是，現在却把它看得寶貴到極點！暫時的膳宿可不生問題了，我是如何的欣慰着呀！不過，這欣慰是不能久長的，不要息幾天後的我，膳宿當然又要發生恐慌了。

啊，這些瑣碎的事情我不願再說它了，還是來告訴你一些近

飄零

况吧！其實，近况，又有什麼足以告訴你的呢？借債過活，當當度日，餓一頓飽一頓的生活，還不是和以前一模一樣的嗎？唉，大約我們沒有翻身的日子了，苦楚的命運註定我們的一生該在這窮苦和饑寒中度過！單是我們能平安地在窮苦和饑寒中度過一生倒也就可一說，偏偏我們的遭遇又是這樣多難而多劫！不特生活上受了物質的極端壓迫，而且靈魂上也負了被毒蛇咬遍了似的極重的創傷！

最近的幾天，由物質壓迫的痛苦裏，反應到精神生活上，觸發了我深緻地埋藏在靈魂深處的哀感，整個的身心都被這哀感所征服了，終於漸漸地病了起來；雖然病得並不怎樣沈重。但現在

的我那里可以病呢？啊，我的剩餘的生命，我的殘弱的身子，你要有趣些，你要爭氣些！須知我此刻正撐舟於險冷深毒的黑水裏，兩岸是高峙着削壁萬丈的危崖，前面有潛伏的暗礁，後艙有掀天的浪濤，就是這樣，我也難平安地渡過這一灣黑水；那還經得起再加病魔來相纏？啊，假使我此刻的病不幸而轉沈重，我知道，我這一隻無帆無舵無篙無櫓的生命破舟，不久定會翻沈在這掀天的波濤裏，不久定會死滅在這寒冷的黑水底！啊，病魔！我求你，請不要來和我親近，至少暫時不要來和此刻的我親近。你去，你去，你快去和那些有福氣的老爺太太公子小姐爲伴。他們病了，有錢去住上等的醫院，有和善的看護婦的殷動的看侍。年青

一點的，更有他如花的愛者，日夜來陪在他的床頭枕畔，溫情軟綿的語聲，足使他能忘記病中的憂愁；香柔甜嫩的芳吻，能使他病中的苦楚減輕。苦的湯藥，更可由酥蜜的櫻脣含着送入他的口中。啊，這樣香艷的病况，是何等的令人生羨！但我們那有資格來消受這樣的艷福呢？唉，可憐我呀，現在是病倒了，非但沒有錢去住醫院，連買極低賤的幾根中國藥草錢也沒有；非但沒有愛者日夜來溫情看護，連問我一聲寒暖或拿一點茶水給我的人也沒有。啊，淒涼的客中病况，幾年來我已嘗夠。現在我要禱告天地，是的，我要虔心禱告我們仁慈的天地：寧可給我突然的死亡，却千萬不要使病魔這樣來和我苦苦相纏！

還得告訴你一個痛心的消息：我的四大箱書籍，一星期前已拍賣到舊書攤上去了！平時我是多樣的愛書如命呀！記得一年前，我們曾偶然到北四川路的受古書店裏去玩過，恰看見一個青年挾着一包舊書來求賣，真可憐，三本很厚的洋裝書，僅只換到十角小洋！我們很覺爲他難過，我們很表同情於他，大概因爲他和我們一樣都是赤裸裸的窮人的緣故吧。但我們當時主張，無論窮困到怎樣的一個地步，無論怎樣當盡了我們的衣服，賣盡了我們的所有；但我們相依爲命的書籍却不忍把它去拍賣，寧可忍饑挨餓，緊緊抱着幾箱破書痛哭！設使到一無辦法時，就是抱着書籍死去也好！可是，現在呢，唉，我的所有早已當光賣盡，事實逼

迫我不得不違背那時所抱的主張了！

你能想像得出我那時的傷痛嗎？當我把箱子裏的心愛的書籍一本本拿出來裝到搬運車上去時，我的心是感到怎樣透骨髓的淒楚！起先我還能極力硬着心腸不使眼淚跌落下來，後來我再也忍受不住了，竟放聲地嚎啕大哭起來！我抱起書來亂吻，完全像已瘋狂了的樣子！啊，怪不得我要瘋狂，一個文人，不走到末路的最末路時，誰願忍心把我們所認為比生命還寶重比世間的一切還珍貴的書籍去拍賣呢？唉……

此外，還有幾句話對你說：病中聽到你此刻正在姑蘇提倡什麼迷夢文學，這是我絕不贊成的！此刻是什麼時代？我們自身又

是處於怎樣的一個地位？難道你還沒有被現實社會壓迫得夠嗎？希望趕快改正你錯誤的思想，回復到我們先前所認為正當的廣大的道路上來！否則，你文學的前途是很危險的了。願你能聽我的話，願你能知道自愛！

病中心情不寧，請恕我草率的直言！

原书空白页

戰

窗外的風雨在亂鳴，

我心頭的憤怒在狂奔；

大地上已見不到一些光明，

人類已沈淪，只有野畜在橫行！

愛光明愛生存的弟兄們，大家快來！

眼淚已沒有了，用不着傷悲！

且用全身的血力去殺盡畜類，

戰

戰

奪回我們被劫的宮殿和已失的城壘！

我要戰，我要戰，是的，我要戰呀！我要堅定我的意志，我要抱着暴風雨的氣概去戰勝我的環境，戰勝我的命運，戰勝我年來的頹唐不振，戰勝站在我面前一切的敵人！雖然我過去被不幸的境遇和不安的生活，壓迫得我呼吸不轉，壓迫得我壯氣盡消！但現在，是我的時候了，茫茫的長夜，在我的生命史中將要過去，此刻雖還不是天明日出的時辰，但報曉的雞犬，已在含着反抗黑夜的意味在各處亂啼着了。我要起來，我要從我睡昏昏的床上跳躍起來，我要抱着「早晨必來」的信念，一如疆場的戰士必與

敵人相見於陣前！是呀，我要起來和我的敵人相見於陣前；姑不論戰鬥的結果是成功，或是失敗！

啊，你請抬起頭來看呀，窗外的風聲雨聲是這樣的緊張！你呀，就請在這緊張的風雨聲中毅然地走上奮鬥的疆場，不要被雨兒的冷氣冷透我的心意，不要讓風兒的寒意吹散我的勇氣！想到暴風雨時大湖裏掀起的白浪滔天的波濤，要想到暴風雨時海洋中巔覆了無數的商船漁艇，沈溺了無數的志士人豪；更想到暴風雨時摧殘了多少正在欣欣向榮的花卉林木，和壓倒多少住着如螻蛄般人羣的草舍茅屋！啊，我要在這使我胸頭燃點起振天的憤怒的火浪中，和我身前的，和我週遭的一切敵人奮鬥到底！血戰

戰

到底！

■

從今天起，我要好好地做人！

從今天起，我誓要做人生的沙場上的一個勇糾糾的戰士！